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新华每日电讯 4版

2019年7月21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梦妮 蒋彤

精准扶贫攻坚战

进行时

碧桂园集团
特约刊登



扫描二维码关注
“碧桂园”
微信公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新华每日电讯”
微信公号



人穷志不穷，半路出家苦学养蜂技术，从贫困户变成脱贫致富带头人

65岁“学艺”，贫困户年近古稀实现人生逆袭

山里赶花人



▶王贞六在查看蜂箱。
本报记者周文冲摄



本报记者张诚、周文冲

哪里有花，哪里就有王贞六，还有他的蜜蜂。

草原上的牧民逐水草而居，会赶着牛羊转场。山里的养蜂人要想养的中蜂多采蜜、多产蜜、产好蜜，也要学会赶着蜂子去追花。

大山深处的王贞六，因为养中蜂，被人叫过“蜂子客”。又因为像蜜蜂一样辗转各处，殷勤追花，村民们更喜欢称他“赶花人”。家家户户养蜂，他养出来的是不一样。

王贞六的家坐落在重庆市黔江区黑溪镇一个高高的坝子上。武陵山腹地的七月，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头，凉风习习，四野无声。王贞六搬上来了100多箱中蜂。此时，乌桕树的花已静悄悄地开了好久。

整理蜂箱时，他从不戴面罩，偶尔被蜇一下，也不怕。后来，他慢慢熟悉了中蜂的习性，也知道怎样与这些小伙伴们和平共处。他说自己这一生与蜂有缘。

离家几十里山路，赶花人经常要借住别的农户家。王贞六拖着煤气罐，夹着铺盖卷，还带着一本打印书。

这是本介绍养蜂的书，叫《中国蜜蜂学》，王贞六走到哪，带到哪。“遇到问题时看，没遇到也看。”把饭端给

他，他还要看完这一段。老伴儿跟我们唠叨，快七十岁的农村老头儿，天天捧着书，能当饭吃吗？

他还真把书看得比饭金贵，比饭香。这一看，王贞六真的就看出了门道。

王贞六半路出家，赶花赶成了气候，但他来时的路也走得磕磕碰碰。王贞六年轻时在成都当兵，退伍后回老家种地。为多挣几个钱，就去工地干爆破的活儿，把命系在裤腰带上。因年龄摆在那里，2014年，他一延再延的爆破资格证再也没有使用了，成了一张废纸。干了几十年的爆破营生说没就没了，王贞六一下子断了来钱的活路，仿佛自己也成了废人。

儿子重度残疾，干不了活。他和老伴照顾儿子，还要喂两头猪。将来有一天，种不动地了，怎么办？他甚至不敢寻思未来，一想起来脑壳儿就大。

2015年，王贞六所在的重庆市黔江区启动脱贫攻坚，他被识别为贫困户。在家门前院坝里，驻村扶贫工作队给他打包票，该有的扶贫政策肯定到位，希望他也能主动做点事增加收入，不全靠政府。

武陵山区有个传统，几乎家家户户养一两箱蜜蜂。王贞六也曾经有两个蜂箱，望天收，一年也收不了两斤蜜。他对扶贫干部说，养蜂投入少、见效快，但自己养不得法，想学。

“七仙女”助脱“贫困帽”

吴永荣说，他去年联合其他14个贫困户种植了17亩左右的生姜，但因销路窄导致滞销，经过“侗族七仙女”在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上的宣传，订单纷至沓来，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6万多斤的生姜便销售一空。

“农户自己费力把生姜拉到镇上去卖，最高也就卖到每斤3元，我们在平台上卖到了每斤5到8元，给15个贫困户带来30余万元的直接收入。”吴玉圣告诉记者，在各级政府和贫困户的共同努力之下，盖保村已在2018年底脱贫摘帽。

“脱贫了，然后呢？”吴玉圣说，侗乡的未来当然不止于此。“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说，“振兴乡村需要人，一直以来，村里的老百姓都想着走出大山，努力往外奔，如今家乡发展越来越好，逐渐吸引了一些大学生返乡。”

“侗族百姓爱唱歌，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但眼看歌师越来越少，我也想借助我们的宣传，让更多侗族年轻人学习琵琶歌、侗族大歌，让更多人了解侗族文化。”吴玉圣说，下一步，“侗族七仙女”还要走出盖保，走出黎平，去更多少数民族村寨交流互动。

(记者刘智强、杨欣)据新华社贵阳电

“扶贫羊”成了“领头羊”

眼下，在深度贫困的新疆和田地区，当地围绕“羊产业”深耕细作，探索出“多级养殖”延伸产业链的扶贫模式，使“扶贫羊”产业正成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头羊”，产业扶贫帮扶呈现良好脱贫效果。

“策勒、于田两县每年花不少钱从其他省市买羊，却杯水车薪，优质种羊亟待本地化生产、规模化供应。”和田地区发改委副主任、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项目组组长李玉福说，当地农户有养羊传统，饮食习惯以羊肉为主，但羊繁殖率低、品种退化，且饲养方式粗放、产业化程度低，本地畜产品供给不足。

为此，天津食品集团和奥群牧业公司在策勒县注册成立津垦奥群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策勒县固拉哈玛镇投资建立年供种能力1.8万只规模的核心种羊场。项目核心区达产后，可改良45万只当地母羊，并通过三年时间实现策勒、于田两县100万只绵羊改良升级。

“当地村民可以在企业打工，企业还收购芦苇、苜蓿草等，羊产业带动了当地农户增加收入。”津垦奥群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士友说，企业还投入援疆资金，为贫困户购置扶贫母羊，农户入股核心种羊场和肉羊扩繁场，由企业负责统一经营管理，年底享受入股分红。

和田地委副书记、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李文运说，通过入股分红和劳动务工两项收入，可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年均增收约5000元。

目前，企业投资8000万元，援疆省市配套资金1.04亿元，在当地建立了以县为单位、可复制的“龙头企业(总场)+基地(分厂)+合作社+养殖户(贫困户)”四级肉羊扩繁体系，建成策勒、于田县两个核心种羊场，并推动周边建设20个扩繁分厂、改造151个养殖合作社，发展1425个养殖大户。

与此同时，和田地区还推动建设涵盖种羊良种扩繁、饲草生产、屠宰加工、技术培训在内的“四大体系产业链条”，补齐畜牧业脱贫攻坚短板，其中，启动建设的年生产能力12万吨的饲料厂和年加工能力50万只规模的屠宰厂，实行品种、饲料配方、疫苗防疫、技术服务、保护价收购的“五统一养殖模式”，目前已实现63万只规模养殖，促进直接就业1959人，直接帮扶6321户贫困户稳定脱贫，辐射带动1.5万户贫困户脱贫增收。据初步测算，和田地区将通过“扶贫羊”产业脱贫17.46万人，占全地区贫困人口的18.7%。

(记者关俏俏)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病防治”，他发现不少网上的知识也来自书本。

培训班发的书快翻烂了，他还想多看几本。王贞六坐车进城，找遍城里两家书店，没找到养蜂的书。到畜牧局问，养猪、养羊、养鸡、养兔的书都有，却没有养蜜蜂的。畜牧局说，养蜂技术是养殖业里最难学的。

他请扶贫干部帮忙找，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传给他一个电子书。去街上复印社印，印下来要500块钱，王贞六没舍得。一个开培训学校的老乡免费帮他印了书，1100多页。

王贞六每天晚上看完新闻，就捧着这复印的宝贝，读一两个小时。遇到雨天，不出去摆弄蜂，看书的时间更多。他几乎可以背下每一章节的题目，找什么内容，一翻就是那一页。从蜂王产卵到出幼蜂多少天，幼蜂多少天可以采蜜，他都烂熟于心。

他渐渐有了心得，为了采到更多更好的蜜，王贞六开始追花。五倍子花在高山，就上山追；乌桕树开花，就转过去。从3月油菜花开，到11月最后的花瓣落下，王贞六一年转四五次场，在山上住大半年。村民看到他就说，追花客又来要了哦，花开得好哦。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他的养蜂水平突飞猛进。2016年，王贞六的养蜂规模扩大到50多群，一下子收入8万元，是前一年收入的10倍。这个每天看书的老头儿，成了脱贫致富带头人。村民赞叹他真有两下子。连当初教他的师傅都到他家参观，夸他能干。

2017年，王贞六的蜂群扩大到200多群，当年收入20多万元。

从2015年的8000元，到2016年的8万元，再到2017年实现收入20万元，王贞六三年三级跳，一年比一年跳的步子大，他感觉自己像做梦似的。武陵山区的王老汉，六十五，始发愤，读书籍，四年来与蜂共舞，终于在古稀之年到来前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镇里的帮扶干部到他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王贞六提了一个请求，想把技术传给更多人，带动村里人养蜂。“我在苦瓜水里泡了40年，现在落到了蜂蜜罐里，应该知恩图报。”

王贞六对着村里的贫困户名单，挨个打电话。想尝试养蜂的30多户贫困户，他每户免费送了一到两群蜜蜂，还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有问题随时联系。送给贫困户的都是好蜂，他再三叮嘱，一定要爱惜。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王贞六成立了担子坪中蜂养殖合作社，带动25户贫困户养蜂，山里又出现了一批新的赶花人。贫困户帮贫困户，帮出了真情，也帮出了效果。2018年，他们的合作社蜂群发展到300多群，收入近30万元。

镇农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说，培训班年年办，像王贞六这样没啥基础，靠自学干成产业的，还真少见。

以前在台下听课的王贞六，现在有时也被当地扶贫办请上台讲养蜂技术。几年前和他一起上培训班的同学，有几个也来听课了，“你都上来讲课了，我们怎么就没养好，还在听课呢。”

看书啊！他说，吃得读书苦，才有蜂蜜甜。

黄文秀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原副科长

用生命坚守初心和使命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

中宣部宣教局